

周

禮

正

義

周禮正義卷四十九

瑞安孫詒讓學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元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筭祝永長也貞正也求多福歷年得正命也鄭司農云順祝順豐年也年祝求永貞也吉祝祈福祥也化祝弭災兵也瑞祝逆時雨寧風旱也筭祝遠罪疾也疏掌六祝之辭者六祝六祈六辭六號九祭九拜並祝官之官法也先鄭後注云辭謂辭命也凡祈祭告神之辭命有此六者辭者詞之段字詳後疏云祈福祥求永貞者賈疏云祈福者皆所以祈福祥求永貞之事按一曰已下其事有六祈福祥卽三曰吉祝是也求永貞二曰年祝是也今特取二事爲

摠目者欲見餘四者亦有此福祥永貞之事故也 注云永長

也者爾雅釋詁文云貞正也者廣雅釋詁同云求多福歷年得

正命也者賈疏云經祈福祥求永貞祈亦求也今鄭云求多福

卽經祈福祥也歷年得正命卽經求永貞也詒讓案書召詁云

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孟子盡心篇云莫非命也順受其

正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論衡命義篇云傳曰說命有三一曰

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正命謂本稟已自得吉也性然骨善

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此得正命猶書洪範

五福曰考終命大戴禮記千乘篇云日厯巫祝執伎以守官俟

命而作祈王年禱民命及畜穀蜚征庶虞草又公冠篇云成王

冠周公使祝雍祝王云使王近於民遠於年並與求多福歷年

得正命之義合鄭司農云順祝順豐年也者先鄭釋此六祝自  
年祝外並依小祝祝號爲說獨斷說大祝六祝之辭與先鄭同  
惟云順祝願豐年也蓋傳寫之誤云年祝求永貞也者與後鄭  
云求歷年得正命同小祝無求永貞則六祝少其一故先鄭依  
此經補之云吉祝祈福祥也者據此經及小祝皆有所福祥周  
書武順篇云禮義順祥爲吉說文士部云吉善也爾雅釋詁云  
祥善也左傳成十六年孔疏引李巡云祥福之善也是吉與福  
祥義同云化祝弭災兵也者小祝云彌裁兵此作弭災者亦注  
用今字之例詳彼疏弭災兵豫化之使不作故謂之化祝云瑞  
祝逆時雨寧風旱也者亦據小祝文一切經音義引倉頡云瑞  
應也風雨應時是謂之瑞爾雅釋天以甘雨時降爲祥瑞祥義

同云筴祝遠罪疾者亦小祝文彼罪作臯此注用今字也詳甸  
師疏筴正字當作冊獨斷作策筴卽策之俗內史策命不作筴  
疑此經乃傳寫之誤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于策筴祝蓋亦多  
文辭必書於簡策以告神故特以筴爲名國語晉語云川澗山  
崩策於上帝韋注云以簡策之文告于上帝此遠罪之筴祝也  
書金縢周公爲武王禱疾云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邁厲虐  
疾史記魯世家冊作策集解引鄭書注云策周公所作謂簡書  
也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此遠疾之筴祝也書洛誥戊辰王  
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  
告周公其後史記周本紀亦說武王克殷祭社使尹佚筴祝告  
受命然則筴祝不徒遠罪疾矣掌六祈以同鬼神元一曰類二

曰造三曰禴四曰禋五曰烝六曰說祈禳也謂爲有災變號呼告神以求福天神人鬼地祇不和則六禴作見故以祈禴同之故書造作寵杜子春讀寵爲造次之造書亦或爲造造祭於祖也鄭司農云類造禴禴禋烝說皆祭名也類祭于上帝詩曰是類是禴爾雅曰是類是禴師祭也又曰乃立豕土戎醜攸行爾雅曰起大事動大眾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故曰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司馬法曰將用師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以禱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豕社乃造于先王然後家宰微帥于諸侯曰某國爲不道征之以某年某月某日師至某國祭日月星辰山川之祭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

是乎禁之立謂類造加誠肅求如志禴禁告之以時有災變也  
以說則以辭責之禁如日食以朱絲繫社攻如其鳴鼓然董仲  
舒救日食祝曰炤炤大明灑灑無光奈何以陰侵陽以卑侵尊  
是之謂說也禴未聞焉造類禴禁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疏掌  
六所以同鬼神元者謂內外常祭之外別有此祈禱告祭之事  
其別凡六也天地宗廟大祀唯有類造社稷以下則六事通有  
之祈禱必特爲祝辭與常祭不同故此官職之注云祈禱也  
謂爲有災變號呼告神以求福者說文元部云祈求福也口部  
云噉聲噉噉也漢書息夫躬傳顏注云噉古叫字爾雅釋言云  
祈叫也一切經音義引孫炎注云祈爲民求福叫告之辭也郭  
注云祈祭者叫呼而請事案鄭卽用雅訓而字小異釋文云噉

音叫是也又引鄭曰宗音禱則以樂爲禱之借字非鄭意也但鄭爲此訓者以經云六祈祈者以號呼告求爲義故云有災變實則六者之中類造兼爲因祭則不必爲祈災之祭但祈災六祈通有而因祭則惟有類造鄭據多者爲釋耳其內外常祭則無此祈法故禮器云祭禮不祈注云祈求也祭祀不爲求福也孔疏引鄭志荅趙商問祭祖不祈商按周禮設六祈之科禱饗而祭無不祈故敢問禮記者何義也鄭荅云祭祀常禮以序孝敬之心當專一其志而已禱祈有爲言之主於求福豈禮之常也是鄭說常祭祀無祈法也云天神人鬼地祇不和則六瘍作見故以祈禮同之者此亦注用今字作祇也下並同樂記注云同合和也天神人鬼地祇不和謂與人不和協則降災癘故以



六祈祭告和協之此與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之同義略同六  
癘作見據洪範五行傳文彼云六沴此及疾醫注引沴作癘者  
癘沴聲近義通詳疾醫疏然此亦鄭就經同字爲訓實則此六  
祈兼有因祭亦不必見六癘而後有此祈事也云故書造作竈  
杜子春讀竈爲造次之造書亦或爲造者以竈爲七祀之一祈  
禱不專在竈故依聲類破竈爲造喻擬其音則如造次字也段  
玉裁云竈從竈聲造從告聲古音同在尤幽部竈者古文假借  
字也徐養原云釋名云竈造也創造食物也廣雅竈造也此訓  
竈爲造作之造與子春之說義雖異而音則相近云造祭於祖  
也者下文云大師造於祖是也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  
乎社造乎禘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禘注云類宜造皆祭名其

禮七孔疏云造于廟者造至也謂至父祖之廟也然此山歷至  
七廟今惟云廟者白虎通云獨見廟何辭從卑不敢留尊者之  
命至廟不嫌不至祖也皇氏申之云行必有主無則主命載于  
齊車書云用命賞于祖是也今出辭別先從卑起最後至祖仍  
取遷主則行也若前至祖後至廟是留尊者之命爲不敬也若  
還則先祖後廟所以然者先應反行主祖廟故也案據孔引白  
虎通及皇侃說則造於廟仍當造於祖實則祖廟散文亦通稱  
此後文云大師造于祖又云大會同造于廟此與王制天子將  
出造於廟義相應曾子問云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廟諸  
侯相見必告于廟反必親告于祖廟此與王制諸侯將出造于  
廟義亦相應彼此互證知告祭祖廟通謂之造矣段玉裁云說

文部有祔字云告祭也疑卽造字鄭司農云類造禴禘禘禘皆祭名也者賈疏云以其祔禘皆是祭事案後鄭類造禴禘皆  
有牲攻說用幣而已用幣非祭亦入祭科之中云類祭于上帝  
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此據肆師類造上帝及本職下文  
大師類上帝爲說然小宗伯云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  
爲位是人鬼地祇並有類類非徒祭上帝也先鄭說未賅引詩  
曰是類是禱者大雅皇矣篇文毛傳云於內曰類於外曰禱引  
爾雅曰是類是禱師祭也者釋天文郭本類作禴注云師出征  
伐類於上帝禱於所征之地引此二文者先鄭以此類與造同  
爲告祭與小宗伯四類異故證明之引又曰乃立冢土戎醜攸  
行者詩大雅絲篇文毛傳云冢大戎大醜冢也冢土大社也此

引之者爲下引司馬法冢社起義也依毛義則凡宜祭竝於大社晉書禮儀志引犂虔議謂宜社於王社非也互詳大宗伯疏引爾雅曰起大事動大眾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者亦釋天文彼卽釋絲詩之義此六所無宜先鄭欲兼釋下文宜社故并引之詳後云故曰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者此本職下文先鄭因釋造類二祭故牽連及之也案此六所雖不專爲師祭而師祭亦賅於其中故先鄭直據下文爲釋後鄭亦但增成其義不謂此六所無師祭也賈疏泥後鄭有災變告神求福之文遂謂出軍之祭自是求福此經六所皆爲鬼神不和同設祈禋以同之不得將出軍之禮以解之故後鄭不從非也引司馬法者並仁本篇文彼云告于皇天上帝卽所謂類上

帝也禱於冢社卽所謂宜於社僞古文大誓亦云宜于冢土冢社卽大祖在王宮之左者也造於先王卽所謂造於廟也與此下文正合故引以爲證賈疏云將用師三字司農語云祭日月星辰山川之祭也者依春秋左氏說也引春秋傳者賈疏云昭元年左氏傳云鄭子產聘晉晉侯有疾問於子產子產對此辭案彼傳文癘疫之災於是乎禁之此云不時者鄭君讀傳有異孫志祖云據疏當作水旱癘疫之不時兼有鬯人注可證今本作災是後人據左傳改案孫校是也孔繼汾段玉裁說同並詳鬯人疏云玄謂類造加誠肅求如志者類造施於大神大鬼大元禮宜加誠肅但求如志而已不敢有它也云禮禁告之以時有災變也者論禁並是歲災之祭故直告以時有災變求其消

弭其禮殺於類造也金鶚云女祝職云掌以時招梗餼之事以除疾殃是禴之祭主於癘疫禁之祭主於水旱云攻說則以辭責之者論衡順鼓篇云攻責也責讓之也廣雅釋詁云說論也謂陳論其事以責之其禮尤殺也淮南子秦族訓云雩兌而請雨宋本許甘云兌說也則請雨亦有說矣云禁如日食以朱絲繫社者賈疏云案莊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公羊傳云日食則曷爲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繫社或曰脅之或曰爲閭恐人犯之故繫之何休云朱絲繫之助陽抑陰也或曰爲閭者社者土地之主尊也爲日光盡天閭冥恐人犯歷之故繫之然此說非也記或傳者示不欲絕異說爾先言鼓後言用牲者明先以尊命責之後以臣子禮

接之所以爲順也鄭引公羊傳者欲見禁是禁之義案鄭言此者亦補先鄭義謂日月星辰山川之外又有社稷之禁也今本公羊經注禁並作營鄭賈引作禁與公羊釋文所載一本同春秋繁露止雨篇亦云以朱絲繫社十周疑西漢公羊師讀如是但鄭此注釋禁爲禁地人禁門用飄飄注云禁謂營鄭所祭又釋爲營者禁禁營聲義並通鄭各舉一端爲釋義得兼含也又禁有二有有常時者黨正春秋祭禁是也有無常時者遇災而禁日月星辰山川社稷國門及縣氏之攻禁是也此禁亦通咳之矣云攻如其鳴鼓然者謂救日食有鳴鼓也春秋繁露精華篇云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厭卑也固其義也雖大其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

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者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  
絲而脅之爲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是其義也引  
董仲舒救日食祝曰炤炤大明灋滅無光者蓋亦出春秋繫辭  
今本殘缺無此祝辭任昉文章緣起謂祝文始董仲舒救日饑  
文疑任氏猶見其全文此蓋董子所私定賈疏謂是漢禮非也  
廣雅釋訓云炤炤明也禮器云大明生於東注云大明日也公  
羊莊十七年傳齊人濊于遂濊者何濊積也何注云濊者死文  
濊之爲死積死非之爾日食光亡有若死然故云灋滅無光  
也云奈何以陰侵陽以卑侵尊者日食爲月掩日故云陰侵陽  
中侵尊云是之謂諺也者說文言部云說說釋也此教日食漸  
是正言以責陰即六所之謂也依鄭此說則日食兼有崇攻說



三禱庶民除毒蟲以及該禱之翦氏除蠹物以攻禁攻之彼各  
兼二所亦其類也云爾未聞焉者以此聯及女祝雖有禮然不  
詳其禮它經又無用禴之文故云未聞云造類禴祭皆有牲者  
賈疏云案禮記祭法云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下云幽禁祭星  
雩祭祭水旱鄭注云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祭既用牲故知類  
造皆亦有牲故云皆有牲也案造類賈疏述注作類造與經文  
敘次合祭法及詩大雅雲漢孔疏引此注亦同今本並誤刊造  
有牲詳後疏云攻說用幣而已者賈疏云知攻說用幣者是日  
食伐鼓之屬天災有幣無牲故知用幣而已既云天災有幣無  
牲其類禴以亦是天災得有牲者災始見時無牲及其災成之  
後卽有牲故詩云靡愛斯牲是也案賈說非鄭意也春秋莊二

十五年經曰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傳云非常也穀梁傳云鼓  
禮也用牲非禮也又是年經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左傳云  
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穀梁云既戒鼓而駭眾用牲可以  
已矣公羊並無議用牲之文則曰食大水左穀皆謂不當用牲  
公羊則否左傳昭元年杜注及孔疏引賈逵說史記鄭世家集  
解引服虔說並謂祭祭唯用幣皆依左氏義也依鄭上注以日  
食朱絲祭社說祭而鬯人注又引大水用牲之文以說祭門是  
鄭謂祭社祭門並有牲與公羊說略同祭法疏引何休言云  
盛精符云立推度以正陽日食則鼓用牲於社朱絲營社鳴鼓  
脅之左氏云用牲非常明左氏說非夫子春秋於義左氏爲短  
鄭箴之曰用牲者不宜用春秋之通例此議說正陽朱絲鳴鼓

豈說用牲之義也。議用牲於社者，取經死句耳。今案依鄭箴膏肓說，則又從左氏義，以祭社爲不當用牲，與此注義異。賈孔強圖其說，謂災初見時無牲，災成之後有牲，復與左氏義不合。黃以周據詩雲漢，謂水旱之祭有牲，春秋用鼓于社于門爲攻禮，攻有幣無牲，故傳云爾。非祭禮然也。案黃說較通，足釋鄭何之紛矣。又錢大昕云：墨子兼愛下篇引湯說之辭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於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又釋之云：「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祠說於上帝鬼神，則說之禮殷人已行之矣。」鄭謂攻說用幣無牲，其不然乎？案依錢說，則攻說亦有牲。

又不徒造類禴祭矣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  
命三曰詰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誅鄭司農云祠當爲辭謂辭令  
也命論語所謂爲命神謀草創之詰謂康誥盤庚之詰之屬也  
盤庚將遷于殷詰其世臣卿大夫道其先祖之善功故曰以通  
上下親疏遠近會謂王官之伯命事於會胥命于蒲主爲其命  
也禱謂禱於天地社稷宗廟主爲其辭也春秋傳曰鐵之戰衛  
大子伋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  
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  
焉敢告無絕筋無破骨無面夷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  
不敢愛若此之屬誅謂積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主爲其辭也  
春秋傳曰孔子卒哀公誅之曰閔天不淑不慙遺一老俾屏余

周禮正義 禮四十九

五百四十七

一人以在位嬖嬖予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此皆有文雅辭令難爲者也故大祝官主作六辭或曰諫論語所謂諫曰禱爾于上下神祇杜子春云諫當爲告書亦或爲告玄謂一日祠者交接之辭春秋傳曰古者諸侯相見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辭之辭也會謂會同盟誓之辭禱賀慶言福祚之辭晉趙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是禱之辭疏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者此以生人通辭爲文與上六祝六祈主鬼神而言者異表記注云辭所以通情也賈疏云此六者惟一日稱辭自餘二曰已下不稱辭而六事

皆以辭目之者二日已下雖不稱辭命語之等亦以言辭爲主  
故以辭苞之 注鄭司農云祠當爲辭謂辭令也者段玉裁云  
故書作祠於六辭義不相涉司農以其聲類改爲辭二字皆在  
古音之哈部也又案經文祠字當是辭之誤大行人協辭命注  
故書協辭命作汁詞命鄭司農云詞當爲辭立謂辭命六辭之  
命也是則古書辭作詞之證說文辛部曰辭說也從囟辛囟辛  
猶理幸也此文辭之字也司部曰囟者意內而言外也從司言  
此發聲助語及摹繪物情之字皆謂之囟也案段說是也依後  
鄭義此六辭皆生人酬接之辭故此先鄭破祠爲辭後鄭亦從  
之云命論語所謂爲命禘謀草創之者憲問篇文何氏集解引  
孔安國注云禘謀鄭大夫名也阮元云疏中引注作卑葉鈔釋  
周禮正義來禮四十九

文及余本載音義皆作卑案漢書古今人表作卑詒讓案羣經音辨及後漢書皇后紀李注引風俗通亦作卑與賈疏述注同今本作裨蓋依何氏集解本改之論語爲命卽謂聘會往來使命之辭此命與彼同故先鄭引以爲釋也命亦通謂之辭命故大行人注總云六辭之命矣云詒謂康詒盤庚之詒之屬也者書敘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詒又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吝胥怨作盤庚三篇案書序盤庚不言詒左哀十一年傳伍子胥引作盤庚之詒故先鄭據以爲說尙書釋文引馬融書注云不言盤庚詒何非但錄其詒也取其徙而立功故以盤庚名篇是馬亦以盤庚爲詒也云盤庚將遷于殷詒其世臣卿大夫道其先祖之善功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

誤盤庚上篇云古先哲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  
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是也云故曰以通上下親疏遠近者  
謂康誥以兄誥弟盤庚以君誥世臣卿大夫與經云通上下親  
疏遠近義合也此通上下親疏遠近統君臣邦國家族言之賈  
疏謂苞父祖子孫上則疏而遠下則親而近則偏據一家爲說  
與經注義違不可從云會謂王官之伯命事于會胥命于蒲主  
爲其命也者胥命上疑當有若字昭十一年左傳單子會韓宣  
子于戚叔向曰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于會言王官之伯會諸  
侯以命事也又桓三年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左傳云不盟也公  
羊傳云胥命者何相命也此皆諸侯會而自相命之事先鄭意  
此六辭之會卽爲其辭也賈疏云後鄭不從之者見昭四年楚



椒舉云商湯有景亳之命周穆王有塗山之會以此觀之胥命于清與會有異今先鄭以胥命解會於義下可故不從云禱謂禱於天地社稷宗廟主爲其辭也者謂若小宗伯云大歲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元又云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後鄭注云求福曰禱此大祝爲其告神之辭也引春秋傳曰鐵之戰以下者賈疏云案哀二年左傳衛靈公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秋八月齊人輸范氏栗鄭子姚子般送之趙鞅禦之衛大子爲右衛大子禱而爲此辭凡祭外神皆稱曾孫皇君也衛得立文王廟故云君祖文王烈祖康叔者衛之始封君有功烈之祖勝鄒伯名助范氏亂故云亂從午晉定公名范氏等作亂與君爲難故云在難蒯瞶與趙鞅爲車右車右執持戈矛故

云備扞矛焉三祖謂文王康叔襄公戰不克則以爲三祖羞辱  
詒讓案無破骨無面夷今本左傳作無折骨無面傷國語晉語  
晉惠公與秦戰於韓其誓有無面夷之文疑先鄭誤記也云若  
此之屬者謂六辭之禱卽衛太子所禱之屬是也先鄭誤以此  
禱爲告神之辭故後鄭不從云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  
主爲其辭也者誄累聲類同大史讀誄後鄭注云累其行而誄  
之荀子禮論篇云其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楊注云誄其行狀  
以爲誄也釋名釋典藝云誄累也累列其事而稱之也墨子魯  
問篇云誄者道死人之志也凡作誄必先讀誄其事本通於上  
下大史大喪讀誄謂誄先王也此大祝六辭主爲王誄羣臣故  
云賜命也引春秋傳曰孔子卒哀公誄之以下者並哀十六年

左傳文今本左傳閔天不淑作旻天不弔嬛嬛予在疚作罔罔  
余在疚杜注云仁閔覆下故稱旻天弔至也愁且也俾使屏蔽  
也疚痛也律法也言喪尼父無以自爲法此引以證君諫臣積  
累德行以賜命之事也阮元云釋文嬛嬛求營反在疚九又反  
不出予字案左傳予作余此注余一人亦作余陸本或無此字  
案阮說近是說文女部嬛字注引春秋傳正作嬛嬛在疚無予  
字許鄭所見本疑同惠士奇云說文諫諡也諡行之迹也諡以  
諫成故諫訓爲諡則諫必有諡然魯莊公諫縣賁父哀公諫尼  
父未聞有諡康成謂哀公諡仲尼爲尼父蓋以字爲諡賁父尼  
父皆是也案惠說是也諫與諡事相因詳大史小史疏云此皆  
有文雅辭令難爲者也故大祝官主作六辭者統釋上辭命六

者謂皆須用文雅辭令不可質陋故以大祝官主作之取其閑習也胡匡衷云古者通謂掌文辭之官爲史故祝燕禋大射稱祝史聘禮記云辭多則史是也云或曰誄論語所謂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者論語述而篇云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集解引孔安國云誄禱篇名也說文言部云禱禱也累功德以求福引論語誄作禱此與誄訓誼義異案先鄭前云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者乃誄之本義謂施於死者以作誼也此別一說引論語者則以誄爲禱之借字謂施於生者以求福也二義迥異賈疏謂與哀公誄孔子意同誤小宗伯注引論語作禱與許同此引不爾者蓋古論及齊魯之異先鄭欲以釋此六辭之誄故依作誄之本引

之也杜子春云詰當爲告書亦或爲告者徐養原云說文告部  
告牛觸人角著積木所以告人也易曰僅牛之告又言部詰告  
也是詰與告大同小異鄭司農訓詰爲康詰盤庚之詰之屬下  
春從告與司農不同云玄謂一曰詞者交接之辭者謂朝聘來  
往交接之辭令也阮元云賈疏引注作玄謂一曰辭者案鄭君  
從司農改詞爲辭故下云辭之辭也此乃作詞非案阮校是也  
段玉裁說同後鄭釋詞讀義並與先鄭同引春秋傳者賈疏云  
案莊四年公羊傳曰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禮號  
辭必稱先君以相接是此之辭也彼無相見二字鄭以義增之  
云辭之辭也者段玉裁云言是爲辭之辭如美哉輪焉云云爲  
爲之辭閔天不淑云云爲諫之辭也云會謂會同盟誓之辭者

賈疏云會中兼有盟誓者以其盟時皆云公會某侯某侯盟于某以此出會中含有盟其誓必因征伐案春秋征伐皆云公會某侯某侯某侯既有士卒當有誓辭故出會中兼有誓也王引之云如先鄭之說則因會而命事因命事而有辭如後鄭之說則因會而盟誓因盟誓而有辭不得直謂辭爲會也竊疑乃諡之假借諡古話字也說文詁會合善言也籀文作諡從會盥庚曰乃話民之弗率馬注曰話告也言也文六年左傳善之話言杜注曰話善也爲作善言遺戒諡爲告戒下民之辭與話相近故三曰話四曰諡案王說亦通云禱賀慶言福祥之辭者謂人以吉語相賀慶爲求福祥之辭不從先鄭禱爲祈福鬼神之事也云晉趙文子成室以下者並檀弓晉獻文子成室章文鄭彼注

云文子趙武也作室成諸大夫發禮以往輪輪困言高大與言  
眾多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者祭祀死喪燕會於此足矣  
全要傾者免於刑誅也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京蓋字之誤  
當爲原善頌謂張老之言善禱謂文子之言禱求也引以證禱  
非禱神之辭云是禱之辭者舊本誤作禱是之辭今據汪道昆  
本及明注疏本正謂檀弓趙文子語卽此六辭之禱也辨六號  
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元號四曰牲號五曰盞號六曰幣號  
號謂尊其名更爲美稱焉神號若云皇天上帝鬼號若云皇祖  
伯某祇號若云后土地祇幣號若玉云嘉玉幣云量幣鄭司農  
云牲號謂犧牲皆有名號曲禮曰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羊  
曰柔毛雞曰鶩音衆號謂黍稷皆有名號也曲禮曰黍曰香合

梁曰香其稻曰嘉疏少牢饋食禮曰敢用柔毛剛鬣士虞禮曰敢用絜牲剛鬣香合疏注云號謂尊其名更爲美稱焉者禘運作其祝號注引此六號釋之云號者所以尊神顯物也案祭祀尚文故不敢質言其本名別爲美稱以致其尊敬之意云神號若云皇天上帝者以下蔡氏獨斷說並同此舉神號之大者以見義卽大宗伯所謂大號也其實神號中亦有小號人鬼地祇並放此賈疏云月令季夏云以養犧牲以供皇天上帝皇天謂北辰曜魄寶上帝謂大微五帝云鬼號若云皇祖伯某者少牢饋食禮云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注云皇君也伯某且字也云祖號若云后土地祇者亦注用今字作祇也左僖十五年傳云君后土而戴皇天地祇卽大宗伯地祇此注后土亦謂大地



之祇與大宗伯及月令之后土並異詳大宗伯疏云幣號若玉  
云嘉玉幣云量幣者賈疏云此並曲禮文經無玉號鄭兼言玉  
者祭祀禮神有玉曲禮亦有玉號案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  
以皮玉將與幣同號故鄭兼言玉也鄭司農云牲號謂犧特皆  
有名號者謂舊誤爲今依岳本正賈疏連注亦作謂此特號卽  
膳夫六牲之號亦兼六獸六禽言之曲禮注云號牲物者異於  
人用也獨斷云凡祭號牲物異於人者所以尊鬼神也引曲禮  
曰牛曰一元大武以下者賈疏云鄭彼注元頭也武迹也一頭  
大迹豕曰剛鬣者豕肥則鬣鬣剛強羊曰柔毛者羊肥則毛柔  
潤雞曰翰音者翰長也音鳴也謂長鳴雞案曲禮尚有犬雉兔  
諸號此不備引云案號謂黍稷皆有名號也者此亦經作盥注

讀爲桑也詳小宗伯疏賈疏述注作齊非此卽膳夫六穀之號  
六穀稷爲長故祭穀曰桑詳甸師疏引曲禮曰黍曰香合梁曰  
香其稻曰嘉疏者其釋文作其今本禮記香並作薶疏作蔬禮  
記釋文亦作蔬鄭彼注云其辭也嘉善也稻菰蔬之屬也賈疏  
云香合言此黍香合以爲祭香其言此梁香可祭嘉蔬言稻下  
萊地所生者嘉善也蔬草也言此稻菰蔬草可祭引少牢饋食  
禮曰敢用柔毛剛鬣士虞禮曰敢川絜牲剛鬣香合者證牲號  
柔號之辭賈疏云此士虞記文而云禘者記亦是禮辨九祭一  
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擣祭七  
曰絕祭八曰繚祭九曰其祭杜子春云命祭祭有所主命也振  
祭振讀爲慎禮家讀振爲振旅之振擣祭擣讀爲虔苗之苗鄭

司農云衍祭義之道中如今祭殤無所主命周祭四面爲坐也  
炮祭燧柴也爾雅曰祭天曰燔柴擗祭以肝肺菹擗鹽醢中以  
祭也纁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手末乃絕以祭也絕祭不循其  
本直絕肺以祭也重肺賤肝故初祭絕肺以祭謂之絕祭至祭  
之末禮殺之後但擗肝隨中振之擗之若祭狀弗祭謂之振祭  
特牲饋食禮曰取蒲擗于醢祭于豆閒鄉射禮曰取肺坐絕祭  
鄉飲酒禮曰右取肺左卻手執本坐弗纁右絕末以祭少牢曰  
取肝擗于鹽振祭立謂九祭皆謂祭食者命祭者玉藻曰君若  
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是也衍字當爲延炮字當  
爲包聲之誤也延祭者曲禮曰客若降等執食與辭主人與辭  
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是也包猶兼也兼祭者有司曰宰

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父兼祭于豆祭是也周猶偏也徧祭者曲禮曰殺之序徧祭之是也振祭播祭本同不食者播則祭之將食者既播必振乃祭也絕祭綴祭亦本同禮多者綴之禮略者絕則祭之其猶振也王祭食宰夫授祭孝經說曰其綏執授疏辨九祭者謂飲食之祭儀節有此九科膳夫注云凡食必祭示有所先是也凡禮約者專舉一祭禮詳者或兼備眾祭大視皆辨之 注杜子春云命祭祭有所主命也者此誤以爲祭視之祭也賈疏云凡祭祀天子諸侯木主大夫士有幣帛主其神曾子問以幣帛皮圭以爲主命當主之處此子春之意亦當以幣帛謂之主命但此經文皆是祭食法不得爲主命故後鄭不從之云振祭振讀爲慎禮家讀振爲振旅之振者段玉裁云

子春易振爲慎其說未聞司農說振祭揅肝鹽中振之擬之若  
祭狀蓋卽禮家讀爲振旅之振之說也云搗祭搗讀爲虞芮之  
芮者段玉裁改經注搗並爲揅云讀爲當作讀如虞芮二國名  
擬其音如芮耳經注揅字今本作搗其誤自唐至今矣凡與聲  
之字在元寒部音轉入脂微部需聲之字在侯部音轉入魚虞  
部而後人作偏旁多亂之此其大較也杜子春揅讀如虞芮之  
芮說文手部揅染也从手與聲周禮六曰揅祭攷儀禮揅字屢  
見開成石經以下特牲少牢作揅不誤公食大夫士虞及周禮  
誤作揅以子春讀如芮儀禮周禮釋文皆曰而泉反一音而劣  
反劉又而誰反證之則其字定爲與聲非需聲今本釋文史漢  
司馬相如傳注文選子虛賦注玉篇手部廣韻上聲九廢皆誤

作撫而今本說文作撫則併其源妄改之以致五經文字云撫  
字書無此字見禮經然則當張參時說文字林玉篇皆已有撫  
無揆矣今玉篇引說文撫染也蓋自顧野王孫強所據說文已  
謬唐韻因其審聲切以而主徐鼎臣因之自陸德明以前形雖  
譌未聞有而主之音也玉篇而主切蓋亦顧氏之舊廣韻麋韻  
作撫薛韻作揆則截然二字矣案段說是也但經注沿譌已久  
今未敢輒改鄭司農云衍祭義之道中如今祭廟無所主命者  
先鄭說衍祭周祭炮祭亦誤以祭祀之祭爲釋段玉裁云衍義  
聲類同故司農以義釋衍殤當爲禡說文示部曰禡道上祭也  
止司農所謂義之道中無所主命也孔廣森云漢書武帝紀天  
漢二年止禁巫祠道中者王嘉傳董賢母病長安廚給祠其道

中過者皆飲食如淳曰禱於道中故行人皆得飲食也杜子春  
說道齋之與亦云道中祭也漢儀每街路輒祭詒讓案衍義營  
也通用詩大雅板及爾游義釋文云義本作衍漢書溝洫志然  
何災之義溢兮顏注云義與衍同衍祭義之道中疑當作衍祭  
祭義之道中今本挽一祭字祭義之道中者謂祭於墓道中冢  
人注云隧義道也小爾雅廣名云無主之鬼謂之殤楚辭九歌  
有國殤蓋祭無主之鬼於道上是謂祭殤亦謂之賜殤賜古通  
用此祭殤與上中下三殤之祭異也漢時祭殤皆於墓道之間  
廣祭殤鬼無所主命故先鄭引以爲況然則先鄭於命祭蓋從  
杜說爲祭有所主命故謂衍祭無所主命亦取與彼相對爲次  
也云周祭四面爲坐也者小爾雅廣言云周而也言四面周而

爲禘坐祭之也賈疏云謂若祭百神四面各自爲坐云炮祭燔  
柴也者賈疏云以其炮是燔燒之義故爲燔柴祭天此九祭先  
鄭謂周祭已上皆是祭鬼神之事振祭已下皆是生人祭食之  
禮後鄭不從之者祭天神地祇人鬼大宗伯辨之大祝不須別  
列且生人祭食不合與祭鬼神同科故皆以爲生人祭食法引  
爾雅曰祭天曰燔柴者釋天文郭注云旣祭積薪燒之先鄭意  
炮祭卽謂大宗伯禋祀實柴之祭故引此文證之云搗祭以肝  
肺菹搗鹽醢中以祭也者公食大夫禮注云搗猶染也案搗鹽  
者肝肺也搗醢者菹也以禮經攷之搗醢者又有脯搗鹽者又  
有燔先鄭不言者文略賈疏云案特牲少牢墜祭之時皆有以  
菹搗醢中以祭主人獻尸時賓長以肝從尸以肝搗鹽中以祭



故先鄭云以肝肺菹擣鹽醢中以祭彼無云用肺擣鹽醢中先鄭連引之耳案彼所擣鹽中以振祭嘑之加于胙俎此則是振祭司農以初祭擣于鹽卽同擣祭解之於義不可案賈說非也士虔特牲少牢說尸食舉肺皆先振祭嘑之先鄭意蓋謂凡言振者必先擣乃振彼舉肺云振祭則亦擣可知經不言擣者以言振則擣已見故從省耳後鄭謂擣振本同亦此意賈後疏謂振者皆擣其說不誤而於此顧以經無肺擣之文爲疑不亦疏乎又先鄭此注通約禮義亦不必專據墮祭禮經說肝肺之祭無不振而徒擣之文故不得不取振擣相兼者以爲釋賈謂於義不可抑又誤矣云繚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于末乃絕以祭也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末並設阮元云釋文出從持肺三字云

劉沈皆子容反今本或無持字從則如字案賈疏本亦無持字  
詒讓案據釋文則劉昌宗沈重本並有持字是也從讀爲從橫  
之從從持肺本卽鄉飲酒注所云垂紵之是也漢書李陵傳數  
循其刀環顏注云循謂摩循此謂以左手從持肺本以右手從  
本之離處摩循之以至於末使肺緣展而復絕之以祭也肺本  
及練義並許後云絕祭不循其本直絕肺以祭也者絕肺孔繼  
汾校依有司徹疏引作絕末於義較長此亦從持肺本但不摩  
循直絕其末以祭故謂之絕祭特牲饋食禮云主人左執爵祭  
薦宗人贊祭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嘑之注云絕肺祭之者以離  
肺長也少儀曰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豕亦然云重肺踐肝故  
初祭絕肺以祭謂之絕祭至祭之末禮殺之後但搗肝鹽中振

之擬之若祭狀弗祭謂之振祭者賈疏云重肺者此練祭絕祭  
二者皆據肺而言周貴肺故云重肺賤肝者司農意上云以肝  
揣于鹽據特牲少牢尸食後賓長以肝從之意云故初祭絕肺  
以祭謂之絕祭者此絕祭依特牲少牢無此絕祭之事於義不  
可云祭之末禮殺之後但揣肝鹽中振之擬之若祭狀者此還  
據少牢揣肝祭而云若祭狀弗祭於義不可案特牲主婦致爵  
于主人云取肺坐絕祭嚼之又云取肝揔于鹽坐振祭嚼之即  
先鄭所據賈謂特牲無絕祭非也但肝揔于鹽振祭嚼則彼實  
有祭非弗祭也先鄭以爲虛擬則與經不合耳引特牲饋食禮  
曰取菹揣于醢祭于豆鬯者彼文云祝命授祭尸左執解右取  
蒲揔于醢祭于豆鬯注云命詔尸也授祭祭神食也揔醢者染

於醢彼爲命祭兼擣祭先鄭引之者以證擣祭也引鄉射禮曰  
取肺坐絕祭者彼文云賓坐左執爵右祭肺醢奠爵于薦西興  
取肺坐絕祭尙左手臂之注云卻左手執本右手絕末以祭也  
肺離上爲本下爲末引之者以證絕祭也引鄉飲酒禮曰右取  
肺左卻手執本坐弗繅右絕末以祭者左卻虛文昭校依鄉飲  
酒禮作卻左是也彼文云賓坐左執爵祭肺醢奠爵于薦西興  
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繅右絕末以祭尙左手臂之興加  
于俎注云肺離之本端厚大者繅猶紵也大夫以上威儀多紵  
絕之尙左手者明垂紵之乃絕其末夏斚云說文人部云弗擣  
也弗繅者擣弗繅反而祭之卽先鄭注所謂以手從肺本循之  
至於末乃絕以祭也引少半曰取肝擣于鹽振祭者彼文擣作

據此引以證揣祭兼振祭之事也云玄謂九祭皆謂祭食者者  
破杜及先鄭以命祭角祭炮祭周祭爲鬼神祭祀之事祭食詳  
膳夫疏云命祭者王藻曰君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  
後祭是也者彼注云雖見賓客猶不敢備禮也侍食則正不祭  
孔疏云禮敵者共食則先祭若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  
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  
須君命之祭後乃敢祭也李光坡云命祭特牲所謂尸坐祝命  
接祭是也凌延堪云命祭謂墮祭也墮祭卽接祭必祝命之故  
曰命祭特牲饋食禮尸入祝命接祭尸左執觶右取菹捝于醢  
祭于豆間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士虔禮祝命佐食墮  
祭祭豆在祝命之前與特牲小異餘大率同也特牲不云命佐

食者文不具也此祭在尸未飯時蓋祭食之最重者故以爲首  
案李凌並據禮經爲說較卽爲長孫希旦夏斡說同墮祭互詳  
守臚疏云衍字當爲延炮字當爲包聲之誤也者大觀望衍注  
云衍讀爲延聲之誤也惠士奇云延衍音同古通漢書西域傳  
贊有漫衍之戲卽西京賦所謂巨獸百尋是爲曼延此衍與延  
通也丁晏云炮包聲相近易繫辭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  
釋文作包鄭本亦作包漢書律志作炮犧氏注炮與庖同云延  
祭者曲禮曰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主  
人延客祭是也者鄭彼注云延道也孔疏云若蔽客則得自祭  
不須主人之延道今此卑客聽主人先祭道之已乃從之故云  
延客祭也李光坡釋衍爲醕凌延堪亦云衍祭謂祭酒也詩小

雅伐木釀酒有衍還豆有饒毛傳衍美貌又特牲饋食禮主人洗角升酌醕尸注醕猶衍也是知衍祭爲祭酒也飲酒之禮獻酒必祭如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士虞特牲少牢者有司徹之獻酒皆祭雖獻工獻笙獻犧者獻釋犧者獻祝獻佐食之屬無不祭者酢酒醕酒以及舉解脰爵爲旅醕無算爵始之酒亦必祭唯至旅醕無算爵乃不祭耳凡祭酒皆左手執爵於豆間祭之又祭禮亦啐之祭餽亦嘗之而告旨則祭醴祭餽當附于衍祭也夏斂云衍祭者卽禮之挹祭也古人祭餽祭清皆挹祭挹祭者以相與匕挹餽羹肉清而祭之有司徹主婦獻尸尸以羊羹之相挹羊羹遂以挹豕羹祭于豆祭主人獻尸次賓二手執桃匕枋以挹清注于簋匕若是者三以授尸尸卻手受匕枋坐

祭時之挹衍亦聲相近衍溢也饒也以柶七挹羹與沽有盈溢  
饒溢之意案衍祭鄭謂爲延祭於義可通然惟見於記禮經則  
無見文李凌夏諸家並依經別爲詁釋亦未知是否姑兼存之  
云包猶兼也者廣雅釋詁云包裹也說文柶部云兼并也包裹  
有兼并之義故以兼訓包也云兼祭者有司曰宰夫贊者取白  
黑以授尸尸受兼祭于豆祭是也者彼文云尸升筵自西方坐  
左執爵右取蕝菹擗于三豆祭于豆間尸取體贊宰夫贊者取  
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于豆祭案彼尸先取菹擗祭于豆間後  
又取體贊受白黑兼祭于先祭菹之豆間故云兼祭于豆祭白  
黑者彼注云白熬稻黑熬黍是也按延堪云包祭謂祭豆籩也  
案遵實爲脯豆實爲醢則用擗祭或振祭遵實爲糗脩豆實爲



菹醢則用兼祭有司徹主婦受尸酢左執爵右取菹捩於醢祭于豆間此祭豆也又取芻蕘兼祭于豆祭此祭邊也豆邊同祭故謂之兼祭不俛尸之禮主婦亞獻尸左執爵取棗糗祝取栗脯以授尸尸兼祭于豆祭亦兼祭也他如特牲主人獻尸有司徹主人獻伯受尸酢主婦獻尸獻伯致爵于主人不擯尸之禮主婦獻視致爵于主人賓致爵于主婦皆豆邊同祭經或云魚祭或云同祭其實皆兼祭也後鄭所舉有司徹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于豆祭則主人獻尸之禮也案凌中鄭義甚嚴但鄭讀炮爲包近是而訓爲兼義尤似牽強竊疑炮當爲苞苞之苞苞祭卽士虞禮之祭其也司巫菹館注云書或爲祖飽苞炮飽聲類並同祭其爲葬虞之大節依司巫注疏則天子

吉祭亦有之此經九祭不宜遺之若兼祭禮經或謂之同祭似  
當在下周祭內周與同義亦相近也此雖汎說而於聲義皆可  
通附著之以備一義云周猶徧也者司會注同云徧祭者曲禮  
曰饗之序徧祭之是也者彼注云謂歲炙膾也以其本出於牲  
體也孔疏云徧匝也賈疏云凡祭者皆盛主人之饌故所設設  
差次第徧祭案公食大夫惟魚醢醢醬不祭以其薄故也其餘  
皆祭故謂之周祭凌廷堪云公食大夫禮賓祭正饌坐取韭菹  
以辯擗于醢于豆之間祭此祭豆也豆有六故云辯辯即徧字  
又云贊者東面坐取黍實於左手辯又取稷辯反于右手興以  
授賓賓祭之此祭黍稷也廷有六故云辯又云三牲之肺不離  
贊者辯取之壹以授賓賓興受坐祭此祭肺也食禮用牛羊豕

周禮正義 禮匹十九

三

五

故云辯又云扱上鉶以相辯擣之上鉶之間祭此祭鉶也鉶有六故云辯又賓祭加饌饗者北面坐辯取庶羞之大與一以授賓賓受兼一祭之此祭庶羞也庶羞十六豆故云辯皆周祭也至于少牢墮祭尸取韭菹辯擣于三豆祭于豆閒則又命祭中之周祭矣云振祭擣祭本同者賈疏云同者皆擣但振者先擣後振擣者不振云不食者擣則祭之者賈疏云特牲少牢皆有振祭按祭未食之前以菹擣于醢祭于豆閒是不食者擣則祭之凌庭壇云賈疏引特牲少牢按祭以明不食則不振非注意也少牢主人獻祝祝取菹擣于醢祭于豆閒此方是擣祭若按祭所云則命祭中之擣祭云將食者既擣必振乃祭也者賈疏云特牲少牢皆有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尸右取肝擣于醢振

祭嘖之加于菹豆是謂振祭言將食者振訖嘖之是將食也凌  
廷堪云振祭搗祭皆謂祭薦俎也案士虞特牲尸入九飯佐食  
舉肺脊舉幹舉髀舉肩皆振祭嘖之少半尸入十一飯上佐食  
舉半幹魚腊肩牢髀半肩尸亦振祭嘖之此皆祭俎不搗而卽  
振者也士虞特牲少牢有司徹凡以肝燔從者皆搗于俎鹽振  
祭嘖之此則搗而後振者也將食故必振鄉飲酒鄉射燕禮大  
射所云祭薦皆是搗祭鄉射記云薦脯五臠祭半臠橫于上菁  
祭者左執育右取祭脯搗于醢而祭于豆閒不食故不振經不  
云搗者省文也若邊實是糗脩之屬不可搗則必取菹搗于醢  
取取邊實祭之又爲兼祭矣案凌謂祭俎不搗而振依經論之  
其實則後鄭謂振祭搗祭本同是凡振祭無不搗矣然則士虞

周禮正義

禮四十九

卷六 楚學疏本

五百四十九

特牲少牢之振祭雖不云擣亦皆擣而後振者也前先鄭說擣祭兼有肺蓋與後鄭義同云絕祭綫祭亦本同者賈疏云同者絕之但絕者不綫綫者亦絕故云本同云禮多者綫之者賈疏云此據鄉飲酒鄉大夫行鄉飲酒賓賈能之禮故云禮多所綫之法卽司農所引右取肺已下是也云禮略者絕則祭之者賈疏云此據鄉射州長射則士禮故云禮略者絕則祭之祭法卽上先鄭所引鄉射禮取肺坐絕祭是也凌廷堪云絕祭綫祭皆謂祭肺也案鄉射燕禮大射主人獻賓大射主人獻卿特牲主婦致胄于主人主人獻賓有司徹主人獻尸主人主婦受尸酢不饋尸之禮主婦致胄于主人賓致胄于主婦經皆云與取肺坐絕祭是大夫士皆絕祭非綫祭也唯鄉飲酒禮主人獻賓賓

興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練右絕末以祭尙左手嚼之與  
加于俎注以弗練爲練祭鄭司農亦引此以爲練祭之證疏云  
鄉飲酒大夫禮故云練祭鄉射士禮故云絕祭但練必兼絕絕  
不得兼練是以此經云練兼言絕也云其猶投也者其卽供之  
借字廣雅釋詁云供進也言進而投之云王祭食宰夫授祭者  
宰夫當作膳夫膳夫云以樂侑食膳夫授祭是也此云宰夫者  
疑豕前引有司徹文而誤頁疏謂據諸侯是宰夫非是有司徹  
自作宰夫此云王祭食自是膳夫也互詳膳夫疏授祭亦卽肆  
師云饗食授祭注云授賓祭肺凌廷堪云燕禮主人獻公膳宰  
贊授肺大射主人獻公庶子贊授肺此絕祭也士虞特牲少牢  
兩祭皆佐食授之此命祭也尸入飯時舉牲體亦佐食授之此

振祭也有司徹主人獻尸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不饋尸之  
禮主婦亞獻祝取栗脯以授尸此兼祭也公食大夫祭黍稷祭  
肺祭庶羞亦贊者授之此周祭也皆爲其祭也凡祭遠者授近  
者不授脯醢羹酒皆在席前故祭薦祭饔祭酒無授祭也其祭  
亦備諸祭故以爲九祭之終焉引孝經說曰其綏執授者賈疏  
云孝經緯文其綏執授者謂將綏祭之時其此綏祭以授尸引  
之者證其爲授之義王應麟云疏謂綏祭非也續漢禮儀志注  
孝經援神契曰尊三老者父象也謂者奉几安車輶輪供綏執  
授宋均曰供綏三老就車天子親執綏授之永平二年養老詔  
亦有安車輶輪供綏執授之語蓋取孝經緯案王說是也北堂  
書鈔禮儀部引孝經鉤命決亦有此文白虎通義鄉射篇又云

恭綬執投其供恭字通綬者車中把輿少牢有司徹綬祭爲墮  
祭之異文者迴別此注引之止取其投同義不關綬祭也引緯  
稱說者詳大司樂疏辨九擗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  
曰振動五曰吉擗六曰凶擗七曰奇擗八曰褒擗九曰肅擗以  
享右祭祖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  
所謂拜手也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裝不杖以下者言吉者此  
殷之凶拜周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云凶拜稽顙而  
後拜謂三年服者杜子春云振讀爲振鐸之振動讀爲哀慟之  
慟奇讀爲奇偶之奇謂先屈一膝今雅拜是也或云奇讀曰倚  
倚拜謂持節持戟拜身倚之以拜鄭大夫云動讀爲董書亦或  
爲董振董以兩手相擊也奇拜謂一拜也褒讀爲報報拜再拜



是也鄭司農云褻拜今時持節拜是也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擗是也介者不拜故曰爲事故敢肅使者玄謂振動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一拜荅臣下拜再拜拜神與尸享獻也謂朝獻饋獻也右讀爲侑侑勸尸食而拜疏辨九擗者說文手部云擗手至地也从手舉重文擗揚雄說擗从兩手下案此經例用古字皆作擗注例用今字皆作拜拜卽擗之隸變九拜首與手各有高下深淺之不同揚云兩手下許云首至地各舉一端爲義非通語也云一曰稽首者稽釋文作詣云本又作稽說文首部云詣下首也案釋文本是也經作詣注作稽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稽詣同聲段借字賈疏說稽首爲稽留之字則誤以毆字爲正字矣此九拜稽首空首頓首振動四者爲拜儀之

正肅拜則專爲婦人之拜吉拜凶拜則因事而別其手之所尙  
奇拜褻拜則隨禮之隆殺爲拜之數皆依上五拜而爲之別異  
其儀節也云以享右祭祀者賈疏云享獻也謂朝踐獻尸時拜  
侑侑食侑勸尸食時而拜此九拜不專爲祭祀而以祭祀結之  
者祭祀事重故舉以言之段玉裁云經文云以享右祭祀謂拜  
神拜尸拜賓也頓首非拜神之拜土虞禮祭用再拜稽首送賓  
用拜稽顙畫然分別然不可謂稽顙非土虞之拜也是祭祀中  
非無頓首也特牲饋食主人再拜稽首祝在左卒祝主人再拜  
稽首此拜神也下文迎尸於門外尸卽席主人拜妥尸尸荅拜  
則拜尸不稽首下文尸親啜主人再拜稽首受黍此雖受諸尸  
實受諸神也故再拜稽首仍是拜神下文副舉奠之北面再拜

稽首猶主人之再拜稽首祝也尸舉肝再拜稽首進受肝猶主人之再拜稽首受黍也再拜稽首之下皆不云尸荅拜則受黍受肝之皆爲拜神可知矣少牢饋食禮意同凡特牲少牢主婦之拜皆肅拜也 注云稽首拜頭至地也者郊特牲云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玉藻云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注云致首於地據掌以左手覆按右手也白虎通義姓名篇云必稽首何敬之至也頭至地稽至也首謂頭也公羊宣六年何注孟子盡心下篇趙注國語周語韋注書召誥僞孔傳說並略同左傳僖五年孔疏云稽首頭至地頭下緩至地也尙書每稱拜手稽首者初爲拜頭至手乃復伸頭以至地至手是爲拜手至地乃爲稽首然則凡爲稽首者皆先爲拜手乃成稽首故尙書拜手稽首連

言之傳雖不言拜手當亦先爲拜手乃爲稽首稽首拜手其成一拜之禮此其爲敬之極故臣於君乃然書太甲疏說同段王裁云稽首者拜頭至地也既拜手而拱手下至於地而頭亦下至於地拱手至地手仍不分散非如今人兩手按地也手前於剌頭又前於手荀子曰下衡曰稽首是也凌延堪云稽首臣於君之拜也燕禮大射朔禮凡臣與君行禮皆再拜稽首聘禮公食大夫禮異國之臣與主君行禮亦然又有非君臣而稽首者如僉郊勞歸饗餼使者卿饌聘賓及大夫相食皆敬之至者故亦盛其禮也云頓首拜頭叩地也者說文頁部云頓下首也段玉裁云叩者敝也敝者斲也既拜手而拱手下至於地而頭不徒下至地且敝觸其額是之謂頓首稽首者言平首舒遲至於

周禮正義

禮四十九

三

五百四十八

地也頓首者言乎首急遽至於地也是稽顙之別也周禮言頓首不言稽顙禮記羣經言稽顙不言頓首稽顙與頓首無二也惟左傳言穆嬴頓首於趙宣子以太子不立故申包胥九頓首於秦哀公以國亡故告卽稽顙也鄭注周禮頓首日頭叩地也注士喪禮曰稽顙頭觸地也注檀弓曰稽顙者觸地無容叩地觸地之非有二可知矣至地者以首不以顙敬地者必以顙故謂之稽顙亦謂之顙公羊昭二十五年傳再拜顙何曰顙者猶今叩頭矣亦謂之頓顙吳語諸稽郢行成於吳曰頓顙於邊何言乎稽顙稽之言至也其至地與稽首同以其顙與稽首異也荀子大略曰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是卽鄭君之頭至手曰空首頭至地曰稽首頭叩地曰頓首也其言淺

深之度詞略異而意實同也平衡與心平下衡則拱手至地而頭亦至地荀卿於稽顙乃曰頭至地者稽顙之至地顯稽首之至地微稽首者將至地而未至地故於叩顙乃謂至地也又云頓首本爲凶拜後因他用如穆羣申包胥者遂以爲請罪之拜戰國策中山司馬喜頓首於軾曰臣自知死至矣陰姬公稽首曰誠如君言事何可豫道者一爲請罪之辭一爲有求之辭紀然分別蓋非請罪不頓首也漢羣臣上書兼言稽首頓首者蓋稽首爲對揚之辭頓首爲請罪之辭故先言稽首繼言頓首死罪其文字存於今可考者蔡邕成邊上章蔡質所記立宋皇后儀許冲遜說文解字表漢百石卒史碑皆頓首死罪連文案段說是也此經云頓首猶吳語云頓顙此注云頭叩地猶何卽公

以叩頭釋公羊之類也孟子盡心下篇云若崩厥角稽首趙注云厥角犀厥地漢書諸侯王表類注引應劭云厥者頓也是角犀卽類厥地卽稽首亦卽頓首也孟子以厥角稽首並舉者通言之稽首稽顙頓首亦可互稱故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稽首頓首也公羊說齊侯唁昭公及子家駒公及子家皆再拜頓首子國子致煥昭公則再拜稽首明類重於稽首荀子說拜亦以稽顙重於稽首兩文正足相證左昭二十五年傳說季平子稽顙於叔孫昭子史記魯世家載其事件作頓首此尤漢人以頓首爲卽稽顙之據證但鄭雖釋頓首爲頭叩地然仍以頓首與稽顙爲二其意蓋謂頓首爲吉凶相兼之拜稽顙乃專爲喪拜故後注以稽顙釋吉拜凶拜又謂拜稽顙與頓首相近不知頓

首卽稽顙其拜至重古多用之於凶拜其非喪禮而頓首若穆  
肅申包胥者皆以有所求請而變於常拜者也乃賈疏及書太  
甲禮記檀弓左傳僖五年孔疏並誤會鄭意以頓首輕於稽首  
爲平敵相拜法若然則申包胥之頓首秦廷禮則君臣懸絕情  
則存亡迫切而乃僅爲平敵之拜其亦遠於事情矣又案頓首  
與稽首俱頭至地但頓首以叩顙爲異賈疏謂稽首至地多時  
頓首至地卽舉者失之至賈孔經疏雖誤以頓首爲平敵之拜  
然皆以頓首爲首至地惟左傳僖五年賈云頓首頭不至地賈  
一叩之而已此乃版本之誤太甲疏作頭下至地可據以校正  
又檀弓疏引此注頭叩地下有木停留也四字亦孔增釋之語  
非所見本之異也云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者據書召誥



云拜手明卽此空首也段玉裁云拜者頭至手也頭至手故經謂之拜手凡經或言拜手或單言拜一也周禮謂之空首何休注公羊宣六年傳曰頭至手曰拜手某氏注尙書太甲召誥曰拜手首至手皆其證也何以謂之頭至手也說文足部曰跪者所以拜也既跪而拱手而頭俯至於手與心平是之謂頭至手荀子曰平衡曰拜是也頭不至於地是以謂之空首對稽首頓首之頭著地言也拜本專爲空首之稱引伸之則稽首頓首肅拜皆曰拜又云凡言拜手稽首言拜稽首言再拜稽首皆先空首而後稽首也言拜而後稽顙者先空首而後頓首也言稽顙而後拜者先頓首而後空首也言稽顙而不拜者頓首而不空首也拜者常禮稽首者敬之至也稽顙者哀之至也黃以周云

空首者男子之常拜也鄭注空首云拜頭至手所謂拜手惟其  
頭至手與心平故周禮謂之空首荀子謂之平衡也據孔賈  
疏拜先以手拱至地而頭來就手是頭亦至地矣非特與荀子  
相悖且與稽首之例不分也曲禮注云上衡謂高于心平衡謂  
與心平賈子跪以微磬之容拜以磬折之容程瑤田謂其象如  
磬之懸身如磬鼓頭項如磬股卽所謂平衡曰拜也案段黃說  
是也黃釋荀子義尤析蓋鄭謂空首首至手明首與手相箸首  
既不至地則手亦不當至地少儀手拜鄭注云手至地彼自是  
婦人之拜與男子拜手不同也凡經典男子行禮單言拜者皆  
卽空首詳言之則曰拜手略言之則曰拜雖稽首頓首亦多先  
拜手則空首之拜通於尊卑矣而賈孔經疏並謂空首止爲君

若臣之拜不知空首爲常拜其用甚廣不徒君若臣之禮也至  
穆天子傳說許男受王賜降再拜空首其書晚出經晉人竄易  
不爲典要段氏亦謂其不可信郭璞注云空首頭至於地據郭  
說則彼空首卽稽首蓋景純亦知臣拜君不當空首故爲此說  
以彌其罅隙不足據也云吉拜拜而後稽顙者鄭謂此吉拜亦  
喪拜中之吉拜也拜而後稽顙禮弓文鄭以雜記有非三年之  
喪以其吉拜之文而取禮弓以合之故彼注云稽顙而後拜曰  
喪拜拜而後稽顙曰吉拜義與此同賈疏云此謂齊衰已下喪  
拜而云吉者對凶拜爲輕此拜先作頓首後作稽顙稽顙還是  
頓首但觸地無容則謂之稽顙案此當云先作空首後作稽顙  
賈謂頓首爲平敵拜法與稽顙同而仍異故不得其解禮弓疏

誤亦同云謂齊衰不杖以下者鄭意三年喪斬衰齊衰並用  
凶拜齊衰期以下可用吉拜但據喪服經父在爲母又夫爲妻  
出妻之子爲母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皆齊衰杖期以其恩義  
較重當亦用凶拜故以吉拜惟據齊衰期不杖以下也云言吉  
者此殷之凶拜者檀弓云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顙乎其順也注  
云此殷之喪拜也先拜賓順於事也又云稽顙而後拜順乎其  
至也注云此周之喪拜也先觸地無容哀之至又云三年之喪  
吾從其至者注云重者尙哀戚自期如殷可賈疏云言自期則  
是齊衰不杖已下用殷之喪拜凌延堪云考之禮經但有拜稽  
顙而無稽顙拜之文則拜而後稽顙其周禮歟鄭禮弓注以爲  
殷之喪拜似與經未合段玉裁云云周禮禮弓雜記三注略同

皆謂三年喪及齊衰杖之喪則稽顙而後拜此大祫之凶拜周之喪拜也齊衰不杖以下則拜而後稽顙此大祫之吉拜殷之喪拜也夫稽弓之拜而後稽顙爲殷喪禮稽顙而後拜爲周喪禮未知鄭之所據攷之各經則皆言拜稽顙絕無有言稽顙拜者惟稽弓記晉文公事云稽顙而不拜國語則云拜而不稽首是稽弓未可爲先稽顙後拜之證竊意拜後稽顙自是周禮如此孔子因古禮稽顙而後拜順乎其至順三年之喪行此則謂稽顙後拜爲殷禮似近之案鄭以拜稽顙稽顙拜爲殷周禮異蓋由肌定凌踐駁之是也云周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云云鄭意蓋謂頓首稽顙二者並爲頭叩地但頓首爲請罪之拜有容稽顙爲喪拜叩地無容以此爲異吉拜先拜手而後

稽顙與常拜先拜手而後頓首相近故雖喪拜而有吉拜之名  
賈謂先作頓首後作稽顙非鄭意也云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  
年服者賈疏云此雜記云三年之喪卽以喪拜非三年喪以  
其吉拜又檀弓云稽顙而後拜順乎其至孔子云三年之喪吾  
從其至者若然上吉拜齊衰不杖已下則齊衰人此凶拜中鄭  
不言之者以雜記云父在爲妻不杖不稽顙父卒乃稽顙則是  
適子爲妻有不得稽顙時故略而不言但適子妻父爲主故適  
子父在不稽顙則眾子爲妻父在亦稽顙不據眾子常稽顙者  
據雜記成文詒讓案此經吉拜凶拜鄭據檀弓雜記文謂二者  
並爲喪拜惠士奇云小功以下爲吉大功以上爲凶其拜也以  
吉凶分左右吉尙左凶尙右奔喪禮曰聞遠兄弟之喪旣除喪

而後聞喪免祖成踊拜賓則尙左手注云小功緦麻不稅者也雖不服猶免祖尙左手吉拜也逸奔喪禮曰凡拜吉喪皆尙左手吉喪故吉拜檀弓孔子有姊之喪拱而尙右則大功以上皆凶拜矣莊存與云康成說非也吉凶不相干經云吉拜必謂施於賓祭嘉好之事者今以齊衰不杖以下當之反吉凶之名不正甚矣稽顙而後拜拜而後稽顙皆凶拜也吉拜則冠昏相見以往賓禮嘉禮吉禮拜者多矣案莊糾鄭說之誤是也惠雖不知吉拜非喪拜而援奔喪禮以手尙左尙右釋此經之吉拜凶拜則亦得之賈子容經云拜以磬折之容吉事尙左凶事尙右隨前以舉卽此經吉拜凶拜之塙詰鄭檀弓注云喪尙右右陰也吉尙左左陽也蓋吉拜者凡常時之稽首頓首空首肅拜振

動諸拜皆尙左手也凶拜者居喪時之稽首頓首空首諸拜皆尙右手卽雜記所謂喪拜也其女拜則反是內則云凡男拜尙左手凡女拜尙右手謂吉拜也凡喪拜皆從凶禮尙右手若已除喪當從吉禮故聞喪而從吉拜奔喪禮謂之吉喪明其已遠吉時而始聞喪不復用凶拜並非小功以下之禮也雜記之吉拜喪拜亦卽拍手尙左尙右之別彼喪事而有吉拜者其上文云非爲人喪問與賜與鄭謂文有減服以意推之蓋非居喪之常禮抑或據吉喪而言故非三年之喪則吉拜若常禮則居喪而喪拜其正也孔子有姊喪而拱尙右豈徒三年之喪哉此經非儀不專屬喪禮則吉凶相對吉拜自不當專指喪禮之輕者而言卽以雜記釋此經說本不誤而以禮弓釋雜記又轉以釋



周禮正義

禮四十九

五百四十九

此經則非也又案禮記尙左尙右之儀鄭未詳釋段玉裁云九拜皆必拱手凡拱手在內左手在外是謂尙左左手在內右手在外是謂尙右賈子曰隨前以舉者正謂吉則舉左手在前凶則舉右手在前也玉藻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注曰致首於地以左手覆按右手此亦取尙左之義但謂右手掌據地左手掌按右手上恐非古稽首之儀古稽首頓首空首肅拜皆必拱手非如今人兩手代地之匍匐也案段說是也杜子春云振讀爲振鐸之振者此別其義明振動義與振鐸之振同也云動讀爲哀慟之慟者杜以振動爲喪拜故又讀動爲慟動慟聲類同案鈔釋文及余仁仲本載音義並作哀動亦通凌廷堪云振動卽喪禮拜而後踊也振動之拜諸儒言人人殊惟杜得之蓋凶

事之有振動猶吉事之有稽首皆拜之最重者士喪禮君使人  
弔襚及君臨大斂既夕禮君使人貽主人皆拜稽顙成踊非君  
之弔襚則則拜而不踊是拜而後踊於君始行之故曰與稽首  
同也陳壽祺云凡喪之祭有踊無拜蓋以踊爲拜也或踊而拜  
或拜而踊或拜而稽顙非振動而何士虞禮曰宗人告事畢賓  
出主人送拜稽顙又曰獻畢未徹乃餞賓出主人送拜稽顙又  
曰乃奠丈夫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既夕曰席升設於柩西  
奠設如初主人踊無算降拜賓卽位踊又曰乃奠如初主人要  
節而踊此喪事之祭也踊也拜稽顙也皆振動之狀也案陳  
並申杜讀似得其指夏斂亦謂踊者振也哭者慟也以申凌義  
但拜必跪而踊則立喪禮之拜而成踊者必拜畢興乃踊是踊

周禮正義 禮四十九

三

五百四十九

與拜二事迥別然則以踊爲拜杜說如是究不甚通恐非經義  
竊謂振動之拜禮經無明文以意求之疑卽拜儀之應樂節者  
也樂師教樂儀云環拜以鐘鼓爲節先鄭注云環謂旋也拜直  
拜也蓋吉拜之最繁者當與樂節相應故有振動之儀猶之鄉  
射五物之有和容與舞與云奇讀爲奇偶之奇者此亦則其義  
也鄭大夫及後鄭讀並同而義則異云謂先屈一膝今雅拜是  
也者黃以周云賈子容經跪以微磬之容檢右而下進左而起  
手有抑揚各尊其紀此卽樂記武坐致右軒左之法坐亦跪也  
今謂之小跪杜注謂之雅拜後漢書云高句驪國跪拜曳一腳  
是其遺法詒讓棠漢書何武傳云舉方正所舉者召見繫辟雅  
拜有司以爲詭眾虛低顏注引服虔云行禮客拜也則漢時自

有雅拜此杜舉漢法爲況然於古無徵故二鄭並不從云或云奇讀曰倚倚拜謂持節持戟躬身倚之以拜者奇倚聲類同此杜兼存異說亦於古無徵故二鄭亦不從鄭大夫云動讀爲董書亦或爲董振董以兩手相擊也者動董亦聲類同賈疏述注作書亦或爲董振之董疑賈所見本振下誤衍之字遂失其句讀段玉裁云書亦或爲董句絕疏誤釋文云今倭人拜以兩手相擊如鄭大夫之說蓋古之遺法惠士奇云呂氏春秋古樂曰帝嚳乃令人抃高注兩手相擊曰抃是爲抃舞後世舞蹈實出於此詒讓案兩手相擊古謂之抃與拜儀無涉故後鄭不從云奇拜謂一拜也者段玉裁云大夫云一拜亦讀奇偶之奇取奇意也又云奇拜者謂一拜也奇者不耦也凡禮經言拜不言再

者皆謂一拜也經有明言一拜者士相見禮曰士大夫與摯再拜稽首君若一拜士見於大夫于其入也一拜其辱賓退送再拜聘禮曰公一拜送几又賓不降一拜進筵受醴雜記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一大夫再稽首頓首則經未嘗有言再者黃以周云經云拜手稽首者一拜也再拜則曰再拜稽首有云拜稽顙者亦一拜也再拜則曰再拜頓云衰讀爲報報拜再拜是也者陳壽祺云樂記禮有報而樂有反鄭注云報讀爲衰是衰報古通段玉裁云衰拜者謂再拜已上也衰者大也有所多人之辭也凡禮經聘禮少牢饋食禮特牲饋食禮言三拜及左傳僖十五年言三拜稽首襄四年言三拜定四年言九頓首以及婦人之俠拜皆是也黃以周云古人行禮多用一拜其或

再拜以加敬三拜以示偏皆爲哀大之拜案段黃說是也哀拜者對一拜之名凡再拜以上拜數不一者並屬此鄭司農云哀拜今時持節拜是也者段玉裁云大夫易爲報字司農不易云今時持節拜者言此褒美之拜也云肅拜但俯下手者先鄭誤以肅拜爲不跪也後鄭不破蓋亦同先鄭說少儀云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鄭注云肅拜拜低頭也手拜手至地也婦人以肅拜爲正凶事乃手拜耳黃以周云先鄭云但俯下手者俯謂僂而低首也鄭注少儀云拜低頭與先鄭注合但俯低頭而下兩手較空首拜手之禮爲輕也肅拜者跪而俯首下手也少儀明言坐而肅拜而後入乃云立而肅拜不亦左乎案黃說肅拜是也孫希旦說同惟先鄭自謂肅拜不

蹟故此注云但俯下手明俯下手之外更不用跪矣然二節雖誤以肅拜爲不跪而云俯首則自是肅拜之正法蓋跪而微俯其首下其手則首雖俯不至手手雖下不至地也國語晉語韋注云肅拜下手至地也左傳成十二年杜注云肅手至地案韋杜似並指肅拜手拜爲一失之惠士奇云賈子容經曰端服整足日經立微翦日其立翦折日肅立垂佩日卑立平衡日經坐微俯日其坐俯首日肅坐廢首低肘日卑坐觀肅立肅坐則肅拜可知肅者翦折之象下於拱上於卑但俯首不廢首段玉裁云肅拜者婦人之拜也少儀曰婦人雖有君賜肅拜是則肅拜爲婦人之常猶拜手爲男子之常也婦人以肅拜當男子之空首以手拜扱地當男子之稽首以稽顙當男子之頓首又云先

鄭云但俯下手言但者正謂首不下以男子拜手稽首拜而後稽顙例之則婦人亦必肅拜而後手拜亦必肅拜而後稽顙案惠謂肅必俯首段謂婦人肅拜亦跪並是也凡拜之通法未有不跪亦未有不俯首者少儀注以拜低頭釋肅拜正與此注云俯下手同義賈子謂俯首曰肅坐亦可證凡婦人拜儀皆輕於男子故以肅拜擬男子之空首首但小俯而不必平衡又以手拜擬男子之稽首亦但手扱地而首不必至地其淺深差降正同少儀孔疏謂婦人手拜當男子之空首亦誤黃以周云少儀云婦人爲尸坐肅拜是肅拜必坐之證說文云跪所以拜也未有不跪坐而可稱拜者矣禮婦人執鬻拜亦坐而後拜也案黃說是也荀子以平衡下衡至地明拜與稽首稽顙淺深之度而



不言拜之不跪又國語晉語說秦公子兼弔公子重耳重耳再拜不稽首起而哭彼不稽首而日起是凡拜必跪之塙證肅拜亦然飲酒之禮凡拜必坐奠爵然後拜既拜之後始執爵興而特牲有司徹主婦皆執爵拜者以肅拜雖跪而手不至地白不必奠爵拜也周學紀聞引張建章渤海記謂唐武后時婦人拜始不跪則周時婦人肅拜必跪可知矣云今時揖是也者釋文云揖卽今之揖通典職官說同說文手部云撝舉首下手也揖讓也一曰手箸目曰揖鄉飲酒禮賓厭介介厭眾賓注云推手曰揖引手曰厭今文皆作揖案漢人言撝者長揖也禮經言揖厭者今之拱手也左傳成十六年孔疏引晉宋儀注貴人待賤人賤人拜貴人撝卽以長揖爲撝晉宋禮猶與漢詁相應也先

鄭誤以肅拜爲不跪故以長揖之擡爲況又案許以擡爲舉首  
非昂首也但較之拜之俛首爲略舉耳古之肅亦然文選西征  
賦李注引說文作擡拜舉首下手也疑許亦以擡當肅拜與先  
鄭說同但漢之擡不跪與古之肅同而古之肅拜則跪與漢之  
擡究不同先鄭以擡況肅拜自是誤以肅拜爲不跪故有是說  
儻先鄭謂肅拜亦跪則宜先引左傳之肅而後以擡況之不宜  
直以擡況肅拜矣左傳注謂肅手至地若今擡是亦謂擡不跪  
也漢之擡亦曰長揖者別於徒言揖者爲略推引其手不長也  
擡揖皆無跪法長揖亦省稱揖史記漢書說周亞夫持兵揖揖  
卽長揖也晉以後不知揖揖之本義乃以漢之擡爲揖而轉以  
禮經之揖爲擡故文選潘岳西征賦說周亞夫事云率軍禮以

長揖不知漢人止有長揖無長揖也六朝唐人並以長揖爲揖  
故陸德明杜佑皆以揖爲揖若禮經之揖厭非徒與肅拜不相  
涉卽與左傳之肅及漢之揖亦迥別賈鄉飲酒疏謂厭字或作  
揖此疏亦引鄉飲酒有揖入門之法左傳孔疏云揖如今揖之  
小別蓋皆誤以揖爲引手之厭也云介者不拜者據曲禮少儀  
文少儀注云軍中之拜肅拜先鄭言此者謂肅拜爲婦人之正  
禮而兼爲男子之軍禮也然軍禮之肅不曉故云不拜若不跪  
亦得稱拜則不拜之文不可通矣云故曰爲事故敢肅使者者  
左傳成十六年晉楚戰于鄢陵晉卻至對楚工尹襄語先鄭以  
彼肅卽此肅拜故引以爲證彼又云三肅使者而退杜注及晉  
語章注並與先鄭義同段玉裁云肅與肅拜當爲二左傳之肅

不言拜則肅而不拜未嘗跪也曲禮曰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萎  
拜註曰萎則失容節萎猶詐也此皆言不便於跪故肅以爲禮  
肅蓋如後世長揖高帝紀酈食其不拜長揖師古曰長揖者手  
自上而極下也此長揖始見證以左傳云閒蒙甲冑不敢拜命  
敢肅使者公羊傳僖三十三年揖師而行何休曰揖其父於師  
中介冑不拜漢書周勃傳云天子至中營亞夫揖曰介冑之士  
不拜請以軍禮見是其不跪顯然卻至之肅與禮之肅拜有跪  
不跪之殊肅者立而低頭下手如今人之揖也司農稱左傳證  
周禮失之黃以周云肅拜者跪而俯首下手也肅者立而俯首  
下首也案段黃說並詳析孫希旦說同凡軍禮之肅爲其被甲  
不可跪也若婦人本不被甲何以亦不跪乎足明婦人肅拜非

卽男子之肅矣男子之肅爲長揖與徒揖異公羊西漢時始著  
竹帛其說百里蹇叔子揖帥而行蓋亦長揖與禮經揖厭義異  
也云立謂振動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者賈疏云案中  
候我膺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鄆至昌戶再拜稽首  
受案今文大誓得火鳥之瑞使上附以周公書報詰於王王動  
色變雖不見拜文與文王受赤雀之命同爲稽首拜也莊述祖  
云振動本無拜文鄭引王動以證振動是動卽拜也漢書劉輔  
傳曰君臣祇懼動色相戒後漢書班固傳曰君臣動色連下色  
變爲義與鄭異也案莊說是也此今文大誓逸文馬鄭所注者  
與東晉僞古文異檀弓疏亦引大誓火流爲烏王動色變賈士  
昏禮疏又云是武王親兵白魚入王舟王動色變武王於時拜

天神爲此拜當稽首也依賈兩疏說則鄭意彼云王動卽謂王拜天受瑞故據以釋此變動之拜若然此卽稽首拜但威儀小別其說殊迂曲不足據也云一拜荅臣下拜再拜拜神與尸者賈疏云此二者增鄭大夫之義知再拜拜神與尸者案特牲禮祝酌奠於鉶南主人再拜祝在左也再拜於尸謂獻尸尸拜受主人拜送是也天子諸侯亦當然或解一拜荅臣下亦據祭祀時以其宴禮君荅臣拜或有再拜時故也案賈引或解是也段玉裁亦謂此注主祭祀言今案祭祀荅臣下拜蓋若有司徹荅眾賓拜之比其燕禮亦有一拜故檀弓孔疏云燕禮大射公荅再拜者爲初敬之爲賓尊之故再拜燕末無算爵之後唯止一拜而已云享獻也者牛人注同云謂朝獻饋獻也者王祭禮九

獻獻必有拜此惟舉朝踐饋獻者以外祭祀無二祿再獻后獻  
王不拜其內外祭祀通王親拜者唯有朝踐饋獻故鄭偏舉之  
以明其餘也互詳司尊彘疏云右讀爲侑者據特牲少牢饋食  
禮皆云侑也後注讀同但大司樂經注字並作宥此作侑依今  
文禮也詳大司樂疏段玉裁云右侑古音同在之哈部詩彤弓  
一朝右之毛傳曰右勸也此古文假右爲侑之證也云侑勸尸  
食而拜者少牢饋食禮尸七飯後云尸告飽祝西面于主人之  
南獨侑不拜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告飽祝西面于主人之  
南主人不言拜侑尸又三飯注云侑勸也案少牢再侑特牲三  
侑王禮侑尸無見文據大司樂王大食三宥則祭祀侑尸食亦  
皆同賈少牢疏謂天子十五飯當十一飯而侑說亦近是又詩

小雅楚茨說王禮云以享以祀以妥以侑鄭箋云迎尸使處神  
坐而食之爲其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彼云以享以侑卽  
此經之享右也依禮疏詩箋說則王禮惟尸飯數特多其祝侑  
王拜之簡當與少牢同矣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  
號祝明水火司烜所共日月之氣以給烝享執之如以六號祝  
明此圭絜也經祀祭天神也肆享祭宗廟也故書祇爲禘杜子  
春云禘當爲祇疏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者  
號祝謂以六號詔祝於神之辭若特牲饋食禮陰厭及迎尸入  
室執奠時祝皆稱號勸養卽肆享號祝之事禮運云作其祝號  
玄酒以祭彼祝號卽此號祝而玄酒自爲設尊雖與明水同物  
而與此執明水以號祝事不相涉也 注云明水火司烜所共



日月之氣以給烝享者司烜氏云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  
取明水於月以其祭祀之明盥明燭共明水此明水火卽明水  
明燭也給烝享通鬼神用三祭言之云執之如以六號祝明此  
圭絜也者司烜氏注說明水火云欲得陰陽之絜氣也故祭祀  
祝號時亦執之以明盥盛牲幣等無不圭絜之義圭絜猶言錫  
絜詳蜡氏疏賈疏讀執之屬上以給烝享爲句失之云禮祀祭  
天神也者賈疏云大宗伯昊天稱禮日月稱實柴司中之等稱  
禋燔通而言之二者之禮皆有禋義則知禮祀祀天神通星辰  
已下云肆享祭宗廟也者肆與大宗伯肆獻陳典瑞肆先王之  
肆義同亦謂解牲體也宗伯六享依鄭義禘祫時祭皆有肆享  
則廟祭之通名故經以肆享咳六享矣云故書祇爲祈杜子春

云祊當爲祊者段玉裁云此字之誤也杜改爲祊又依全書之  
例作卬賈疏云宗伯血祭已下是也詒讓案杜以禮祀爲天神  
肆享爲人鬼則不得獨遺地卬故破之又案杜意祊祊字形相  
近故譌然經例用古字作卬則與祊形仍遠竊疑此經故書作  
祭祊當與大司馬秋獮祀祊字同祊卽方之段字祭祊卽大宗  
伯地卬五祀之祭也五祀與社稷同血祭故書以胙地卬而配  
禮祀肆享猶鼓人以社祭配神祀鬼享於義亦自可通鄭則以  
杜破祊爲祊於文義尤明切故從之也隋錄逆牲逆尸令鍾鼓  
右亦如之隋錄謂薦血也凡血祭曰薦卽隋錄後言逆牲咎道  
鼎右薦亦當爲脩疏隋錄者自此至下令徵並承上文禮祀肆  
享祭祊三者通有此事云逆牲逆尸者祭統云君逆牲而不迎

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而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據此則君不親迎尸故使大祝與小祝同逆之其牲則君親迎大祝亦從君逆也凡祭天地以下外神皆有迎尸詳節服氏疏又案少牢饋食禮云祝出迎尸于廣門之外注云主人不出迎尸伸尊也又有司徹云尸與伯北面于廣門之外西上主人出迎尸注云賓客尸而逆之主人益尊是正祭祝迎尸賓尸主人親迎尸正祭主人不迎者嫌其厭尸之尊賓尸則尸尊漸殺不嫌於厭屈故親迎若然王禮祭之明日繹而賓尸王尤尊亦迎尸可知矣凡祭禮逆尸在逆牲前此先逆牲後逆尸者曾子問注謂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牲至已殺而日食大廟火則接

祭而已不迎尸孔疏云案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則迎尸於  
奧在未殺牲之前此經殺牲後云不迎尸者凡迎尸之禮其節  
有二一是祭初迎尸於奧而行灌禮灌畢而後出迎牲於時延  
尸於戶外殺牲薦血毛行朝踐之禮設腥爛之俎於尸前是一  
也然後退而合亨更迎尸入坐於奧行饋孰之禮是一也此云  
不迎尸者直於堂上行朝踐禮畢則止不更迎尸而入此謂宗  
廟之祭郊社之祭無文不迎尸亦謂此時也熊氏云郊社五祀  
祭初未迎尸之前已殺牲也以其無灌故也故大宰云祀五帝  
納亨注云謂祭之晨又中霽禮皆爲祭奠於主乃始迎尸是郊  
及五祀殺牲在迎尸之前也則此不迎尸亦得爲祭初不迎尸  
也案孔熊說迎尸有二者初迎迎尸入廟門出禮經及祭統所

謂逆尸也後逆逆尸入室以禮經通例言之當謂之延尸因其  
 自堂延之入室故亦通謂之逆以後說推之則此經先逆牲後  
 逆尸或亦指朝踐後之延尸抑或據禮記祭而外福無祿者言  
 之二義並通要皆於禮無訛矣孟子梁惠王篇趙注引此經作  
 逆尸逆牲疑趙岐據禮改之又案此云逆尸小祝則云大祭祝  
 送逆尸若然此官唯掌逆不掌送以送輕於逆故小祝獨掌之  
 與逆尸正屬同與其事異也云令鍾鼓者謂令金奏九夏等若  
 大司樂云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  
 令奏昭夏此官則亦命鍾師鐃師等奏鍾鼓與彼爲官聯詩小  
 雅楚茨云皇尸載起鼓鍾送尸是也云右亦如之者尸食告餽  
 三侑亦令奏鍾鼓也大司樂云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鍾鼓蓋王

禮食及祭祀尸食皆奏樂也 注云隋豎謂薦血也者說文內

部云隋裂肉也血祭必先殺牲故取割裂之義此與守祧小祝

之隋爲隋祭義異賈疏云賈氏云豎豎宗廟馬氏云血以塗鍾

鼓鄭不從而以爲薦血祭祀者下文云旣祭令徹則此上下皆

是祭祀之事何得於中輒有豎廟塗鼓直稱豎何得兼言隋故

爲祭祀薦血解之詒讓案孟子梁惠王篇豎鍾趙注引此經爲

釋則趙說亦與馬同云凡血祭曰豎者明此薦血爲豎與豎廟

豎器之豎事異而義略同說文豎部云豎血祭也賈疏云此經

文承上禮祀肆享祭祇之下卽此血祭之中含上三祀但天地

薦血於座前宗廟卽血以告殺故言凡血祭曰豎案賈說非鄭

情也宗廟大祭祀有兩次薦血初卽血以告殺與毛並薦禮通

云薦其血毛禮器云血毛詔於室郊特牲云毛血告幽全之物  
也是也次爲血祭郊特牲云血祭盛氣也是也前薦與毛並薦  
在初殺牲時詔告於室中而不祭後薦與腥並薦唯血無毛在  
制祭後朝踐三獻前於堂上灌地而祭二薦不同此注以血祭  
釋隋簠則宜指後薦言之而賁人司尊羹疏謂薦腥時無血  
故此疏亦舉前薦告殺爲釋不知告殺時詔而不祭不得爲簠  
也互詳司尊羹疏又案天地血祭卽禮器云郊血是祭天神之  
薦血以此推之北郊方丘地亦諸祭亦當薦血又大宗伯以血  
祭社稷五祀亦隋簠之事也云既隋簠後言逆牲容逆鼎者  
賁疏云凡祭祀之法先進牲後隋簠今隋簠在前逆牲在後者  
以其鼎在門外薦血後乃有燔孰之事逆鼎而入故云容逆鼎

知鼎在門外者案中雷禮竈在廟門外之東主人迎鼎事案賈引中雷禮據月令孟夏注也少牢饋食禮云雍饗在門東南北上羹定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又云主人出迎鼎除鼎士舉鼎主人先入鼎序入陳鼎于東方當序南于洗西皆西面北上王禮牢鼎九亦當與鑊同在雍饗之西又少牢迎鼎在陰厭之前則王禮迎鼎當亦在四獻後延主人室前故賈謂在朝踐薦血後也若然依注義則迎牲有二初迎牲是未殺者後迎鼎則牲已殺而亨即大宰所云納亨通言之亦得曰迎牲故經迎牲在隋簠後明義得兩舍也云右讀亦當爲伯者賈疏云亦上九拜之下享右之字皆爲伯來瞽令臯舞臯讀爲卒嗥呼之嗥來嗥者皆謂呼之入疏來瞽令臯舞者與



樂師爲官聯也 注云阜讀爲卒嗶呼之嗶者樂師注云阜之言號嗶號音義同說文口部云嗶咆也号部云號呼也云來嗶者皆謂呼之人者賈疏云經云哲人擬升堂歌舞謂學子舞人哲人言來亦呼之乃入阜舞令呼亦來人故鄭云來嗶皆謂呼之人也案詳樂師疏相口禮延其出入詔其坐作疏相口禮者尸葉鈔釋文作屍案尸屍葬類同但經祭尸字皆作尸不作屍宋本釋文誤詳大司樂疏 注云延其出人詔其坐作者士虞禮特牲少牢饋食禮並云祝延尸注云由後詔相之日延延進也樂記云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鄭彼注云後尸居後贊禮儀又禮器云周坐尸詔侑無方注云告尸行節賈疏云尸出入者謂祭初延之人二灌訖退出坐于堂上南面朝踐饋獻

訖又延之入室言坐者郊特牲云詔祝於室坐尸於堂饋獻訖  
又入室坐言作者凡坐皆有作及與主人荅拜皆有坐作之事  
既祭令徹疏既祭令徹者膳夫云凡王祭祀則徹王之胙俎內  
小臣云徹后之俎此徹俎也九嬪云贊后徹豆籩外宗云佐王  
后薦玉豆膳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大宗伯云凡大祭祀王后  
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此徹豆籩也此官皆令之少牢饋食禮  
祭訖尸出廟門後亦云祝命佐食徹所俎特牲饋食禮云祝命  
徹俎俎豆籩是士大夫禮亦祝令徹與此略同又上令鍾鼓及  
歌舞則此令徹蓋亦兼令樂師小師等以樂徹矣大喪始崩以  
肆壺泚尸相飯贊斂徹奠肆壺所爲陳尸設壺也鄭司農云泚  
尸以壺浴尸疏大喪者謂王喪也亦容闕世子喪其王后喪別

有女祝掌之不使大小祝也云始崩以肆鬯灑尸者小宗伯所謂大肆肆師所謂大灑是也據士喪禮沐浴在死日未襲以前王禮當同故經繫始崩言之又案女御云大喪掌沐浴注謂兼王及后喪今攷王喪不當使女御浴據喪大記云御者入浴士喪禮則外御浴以此推之疑王喪當御僕浴此官唯掌鬯灑不掌浴也詳女御疏云相飯者賈疏云浴訖卽飯含故言相飯也不言相含者大宰云大喪贊贈玉含玉此故不言云贊斂者賈疏云小斂十九稱在尸內大斂百二十稱在阼階冬官主斂事大祝贊之案賈本小宗伯注義也凡王崩五日小斂七日大斂此官皆贊其事喪大記云君之喪大胥是斂眾胥佐之注云胥樂官也不掌喪事胥當爲祝字之誤也大祝之職大喪佐斂卽

據此經爲說云徹奠者賈疏云小祝注云奠奠得也謂正祭時此文承大喪之下故奠爲始死之奠大斂小斂奠並大祝徹之案賈說是也依士喪禮始死之奠本在泔飯前經文通包大小斂奠故列於後也 注云肆鬯所爲陳尸設鬯也者以陳釋肆肆言此鬯爲陳尸而設之故謂之肆鬯也小宗伯云王崩大肆以秬鬯泔注云大肆始陳尸伸之此肆鬯與彼義同詳彼疏鄭司農云泔尸以鬯浴尸者小宗伯杜注義同鬯卽秬鬯之和鬱者也言甸人讀禱付練祥掌國事鄭司農云甸人主設復梯大祝主言問其具梯物玄謂言猶語也禱六辭之屬禱也甸人喪事代王受告災大祝爲禱辭語之使以禱於藉田之神也付當爲禱祭於先王以祔後死者掌國事辨護之疏言甸人讀禱者

甸人卽甸師也文王世子云公族其有死罪則磔於甸人燕禮  
大射儀公食大夫禮士喪禮及左成十年傳並有甸人此經凡  
通舉官屬者皆稱人如內嬖亦稱嬖人是也賈疏云旣殯之後  
大祝爲禴辭與甸人言語甸人讀禴辭代王受胄災云付練祥  
掌國事者練者旣期所受之服也因以名小祥之祭喪服四制  
云十三月而練冠檀弓云練之衣黃裳縗緣士虞記云葭而小  
祥曰薦此常事又葭而大祥曰薦此常事注云小祥祭名祥古  
也釋名釋喪制云期而小祥亦祭名也孝子除首服服練冠也  
祥善也加小善之飾也又期而大祥亦祭名也孝子除縗服服  
朝服編冠加大善之飾也案依士虞大祥祭辭則祥主薦祭而  
言劉釋非其義賈疏云禴謂廋卒哭後禴祭於祖廟練謂十三

月小祥練祭祥謂二十五月大祥除衰杖此三者皆以國事大  
視掌之故云掌國事也 注鄭司農云甸人主設復梯大祝主  
言問其具梯物者說文木部云梯木階也喪大記云復有林麓  
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後鄭彼注云階所乘以升屋  
者階梯也據此則王復當地官山虞林衡諸官設階也先鄭意  
甸師職主薪蒸或兼掌以木爲復梯然與喪大記不合故後鄭  
不從先鄭釋言爲言問與冢人注同賈疏云此文承贊斂之下  
則是既殯之事始云設復梯者故後鄭不從云立謂言猶語也  
者冢人注亦同云禱六辭之屬禱也者以經云讀禱明其有文  
辭故知卽前六辭之禱也但前六辭注云禱賀慶言福祥之辭  
此喪事受責災與慶賀之禱異而同爲告神之辭則其文體當

不異耳云甸人喪事代王受膏災大祝爲禱辭諸之使以禱於藉田之神也者據甸師文災彼作哉此注用今字也彼注謂在既殯後藉田之神卽王社及田神等詳甸師疏云付當爲耐者耐付聲類同字又作附雜記大夫附於王鄭注云附讀皆爲耐是也段玉裁云此亦古文假借云祭於先王以耐後死者者既夕禮云卒哭明日以其班耐注云耐卒哭之明日祭名耐猶屬也祭昭穆之次而屬之說文元部云耐後死者合食於先祖釋名釋喪制云卒哭又祭曰耐祭於祖廟以後死孫耐於祖也爾雅釋詁云耐耐祖也郭注云耐付也付新死者於祖廟左傳三十三年傳云凡君薨卒哭而耐耐而作主杜注云以新死者之神耐之於祖案依鄭義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皆數來月

則并崩月數之十月而卒哭亦明日而耐也云掌國事辨護之  
者謂耐練祥三祭事皆辨治監視之賈疏引中候握河紀注云  
辨護者供時用相禮儀亦其義也互詳山虞疏國有大故天裁  
彌祀社稷禱祠大故兵寇也天裁疫癘水旱也彌猶徧也徧祀  
社稷及諸所禱既則祠之以報焉疏注云大故兵寇也者朝士  
云若拜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大司徒注云大故謂王崩及兵寇  
也此上文已見大喪下又別云天裁故知大故唯據兵寇也互  
詳大司徒疏云天裁疫癘水旱也者左昭元年傳水旱癘疫之  
災災裁字同注例用今字當作災各本並誤詳膳夫疏云彌猶  
徧也者說文長部云彌久長也彌卽歸之隸變爾本訓久長久  
長則無不周徧故又引申爲彌徧之義但經作彌注疑當用今



字作弭詳小祝疏賈疏云案小祝云弭災兵弭爲安此弭爲徧  
不同者義各有所施彼是災兵之事故弭爲安此禱祀之事  
神不舉以彌爲徧王安石王昭禹劉台拱並謂彌當讀如小祝  
彌戎兵之彌案王劉說是也男巫云春招弭以除疾病義亦同  
注訓爲徧祀義似未安云徧祀社稷及諸所禱者以經言禱在  
社稷下故知社稷之外別兼有它所禱也月令孔疏云雩之與  
禱所以異者考異郵說云天子禱九州山川諸侯禱封內大夫  
禱所食邑然則水旱所禱山川亦其一也云旣則祠之以報焉  
者賈疏云以其始爲日禱得求日祠故以報賽解祠大師宜于  
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則  
前祝鯀司農說設軍社以春秋傳曰所謂君以師行祓社釁鼓

祝奉以從者也則前祝大祝自前祝也立謂前祝者王出也歸  
也將有事於此神大祝居前先以祝辭告之疏大師宜于社造  
于禮者佐小宗伯也大師注云大師大起軍師此以下六者皆  
師祭周書小暘武篇說攻國云上下禱祀靡神不下是也王制  
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禋案此造乎祖卽六祈  
之造及王制之造乎禋也祖禋散文通稱詳前疏宜者祭於大  
社爾雅釋天云起大事動大眾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  
王制孔疏引孫炎云求使宜也左閔二年傳云帥師者受命于  
廟受賑于社則宜社用長矣孔叢子問軍禮篇云告大社冢宰  
執殽宜于社詩大雅騶孔疏云以兵凶戰危慮有負敗祭之以  
求其福宜故謂之宜案孔孫說略同賈疏云軍將出宜祭於社

即將社主行不用命戮於社造於祖者出必造卽七廟俱祭取  
遷廟之主行用命賞於祖皆載於齊車云設軍社者小宗伯云  
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設立義同軍社謂軍行所奉大社  
石主此官佐小宗伯於所止之處立其壇位詳小宗伯疏云類  
上帝者卽六廟之類肆師亦云類造上帝此官與彼爲官聯也  
上帝亦謂受命帝詳肆師疏云國將有事于四望者小宗伯云  
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於四望此官亦佐小宗伯也四  
望詳大宗伯疏云及軍歸獻于社者此佐大司馬也賈疏云謂  
征伐有功得囚俘而歸獻捷于社案王制云出征執有罪反以  
釋奠于學注云釋菜奠幣禮先師也引詩執訊獲醜則亦獻于  
學詒讓案軍歸獻于社卽大司馬云師有功愷樂獻于社之事

依大司樂注則亦獻於祖此不言者文略 注云鄭司農說設  
軍社以春秋傳曰所謂君以師行祗社疊鼓祝奉以從者也者  
左定四年傳祝佗語彼文師行作軍行小宗伯後鄭注引同此  
先鄭引作師者軍師亦通稱此證設軍社爲大祝之事並詳小  
宗伯疏云則前祝大祝自前祝也者先鄭意前祝爲大祝自至  
神前以祝辭告之後鄭所不從云玄謂前祝者王出也歸也將  
有事於此神大祝居前先以祝辭告之者後鄭意此六事王親  
與者大祝則前王而祝王不與者大祝則前大宗伯大可馬小  
宗伯等官而祝也聘禮釋幣于禩云祝先人主人從入主人在  
右再拜祝告又再拜此官前祝蓋與彼略同賈疏云於此神據  
此經四望已上爲出時獻於社爲歸時皆大祝前祝以辭告之

案尙書武成丁未祀于周廟庚戌柴望皆是軍歸告宗廟告天及山川卽此經出時告之歸亦告之此經上帝四望不見歸時所告故鄭摠云王出也歸也而將有事於此神以該之案依賈中注義則郊社四望等外祭祀出入皆告王制孔疏則謂天子出告天地及廟還惟告廟不告天地又引白虎通云還不復告天者天道無外內故不復告也與賈義異未知孰是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用事亦用祭事告行也玉人職有宗祝以黃金勺前馬之禮是謂過大山川與曾子問曰凡告必用牲幣反亦郊之疏大會同造于廟者以下四事亦皆此官所通掌祭奠之時則亦前祝也賈疏云大會同者王與諸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或在畿內或在畿外亦告廟而

行云造者以其非時而祭造次之意卽上文造于祖一也案儀禮經傳通解續引尙書大傳云天子游不出封圻不告祖廟是王大會同在畿外乃有造廟之禮賈說兼畿內會同與伏傳不合未知孰是又凡此經云造于祖廟者造並訓爲就謂就而祭之也賈謂取造次之意蓋誤會前注杜讀非其義也云反行舍與者賈疏云曲禮云出必告反必面據生時人子出入之法今王出行時造于廟將遷廟主行反行還祭七廟非時而祭曰奠案依賈說則此文專蒙上造廟言之社則雖行時有宜反不與也舍當讀爲釋舍與卽釋奠詳甸祝疏 注云用事亦用祭事告行也者與上文有事于四望義同云玉人職有宗祝以黃金勺前馬之禮是謂過大山川與者賈疏云按玉人職大璋中璋

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勾青金外天子以巡守宗祝  
以前馬彼注云於大山川用大璋中山川用中璋小山川用邊  
璋此直見過大山川不見中小者欲見中小山川共大山川一  
處直告大山川不告中小故不見中小山川各有別處則用中  
璋邊璋此所過山川非直用黃金勾酌獻而已亦有半故枝人  
職云將有事於四海山川則飾黃駒注云四海猶四方王巡守  
過大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之禮與是其牲牢也引曾子問曰  
凡告必用牲幣反亦知之者此諸侯適天子命祝史告于社稷  
宗廟山川之禮引之者證大祝大會同告廟社山川禮亦同也  
鄭彼注云牲當爲制字之誤也制幣一丈八尺彼文無必字此  
有者鄭所增賈疏云案彼注殺牲爲制此用牲幣不破之者彼

文不取牲義直取出告反亦告而已故破牲爲制於此經皆用  
牲知者王制云歸假于祖廟用特堯典亦云歸格于藝祖用特  
校人有飾黃駒之文則知此經出入皆有牲禮故不破牲爲制  
案賈說未析曾子問又云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無遷主必以  
幣帛皮圭告於祖廟遂奉以出彼天子告廟無用牲之文故鄭  
意諸侯告廟祀等不當有牲此注則仍不破字與彼注義異彼  
孔疏引皇氏熊氏以彼爲諸侯禮不應用牲故牲當爲制其天  
子則當用牲又引熊氏說亦舉此注證天子用牲幣與賈說不  
同依上注云造類禘禴並有牲則無天子諸侯之異皇熊說似  
非鄭意彼疏又載別說云或天子諸侯出入有告有祭故告用  
制幣一丈八尺其卿大夫唯入祭而已故聘禮既使而反祭用



牲也今案通典古禮引王肅云親告以牲有奠故也使祝史用幣孔叢子儒服篇云天子將巡守先告於祖禰命史告羣廟親告用牲史告用幣此亦肅所私定故其說正同孔引別說似與彼相類然以蕤芴之祭卽告祭不當分而爲二天子諸侯告祭並牲幣兼有當以此注爲正王皇熊及孔引或說並失之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后土社神也疏建邦國先告后土者謂封建五等侯國也曾釗云大宗伯王大封則先告后土大封與建邦國一也彼統主其禮此專主用牲幣之節爾案曾說本王安石王昭禹鄭謬是也互詳大宗伯疏注云后土社神也者賈疏云按大宗伯王大封則先告后土注云后土土神土神則社神也案孝經綰云社者五土之總神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

氣故名社爲土神句龍生爲后土之官死則配社故舉配食人  
神以言社其實告社神也以其建邦國土地之事故先告后土  
雖告祭非常有牲有幣禮動不虛故也案此注社神當爲土神  
之誤賈強爲之說非也社神土神雖散文可通然建邦國所告  
則自是五祀之土神不爲社神肆節云立次祀用牲幣注謂次  
祀有五祀此告后土用牲幣與彼注義合凡土神與社神異鄭  
志於大宗伯注分別甚明此不宜更通之也且大宗伯注又云  
絜所食者明專指五祀土神言之若社神依鄭義則當云句龍  
所食矣鄭志載田項問徭舉大宗伯檀弓月令中庸諸注以獻  
疑而不及此注疑田項所見此注尙不作社神也並詳大宗伯  
疏禁督逆祀命者督正也正王之所命諸侯之所祀有逆者則

刑罰焉疏注云督正也者爾雅釋詁文云正王之所命諸侯之  
所祀者司約治神之約注云謂命祀郊社羣望及所祀宗也此  
逆祀命亦謂受王之命當祀而不祀或不當祀而祀皆是也僖  
三十一年左傳衛成公命祀相甯武子曰不可以開成王周公  
之命祀杜注云諸侯受命各有常祀又哀六年傳楚昭王曰三  
代命祀祭不越望國語魯語云大懼殄周公大公之命祀並諸  
侯受王命祀之義賈疏云經直云桀督逆祀命鄭以諸侯解之  
者承上建邦國故知據諸侯詒讓案大宗伯云乃頒祀于邦國  
都家鄉邑則采地公邑亦有命祀其有僭逆大祀亦當禁督之  
矣云有逆者則刑罰焉者賈疏云大祀主諸侯逆祀告上與之  
刑罰不得自施刑罰頒祭號于邦國都鄙祭號六號疏頒祭號

干邦國都鄙者謂大宗伯頒祀於邦國都鄙等大祀則以祭號  
頒之也 注云祭號六號者賈疏云六號之中兼有天地諸侯  
不得祭天地而鄭云六號據上成文而言魯與二王之後得祭  
所感帝兼有神號案賈說非也此六號通該大小祀諸侯雖無  
郊王大祭而得祭分星及四望山川社稷等則亦有神號而號  
都鄙亦然故鄭通舉六號矣

周禮正義卷四十九終